

追懷大千先生

(本文插圖刊第56頁)

● 郎靜山

民初訂交黃山共事

我和善子、大千先生昆仲早日相識，憶及民初我居住在上海東有恒路德裕里，近鄰是曾髯翁居處，當時即聞大千為其門下弟子，其後與善子友善，才和大千先生相識。民十九年間上海畫家有天馬會第八次展覽，大千先生出品引起大眾重視，新老畫人均極推崇，其畫筆調之高、逸緻之雅，此乃天賦，為一般人所不能及。知其未來成就，無可限量。張氏本家學淵源，其令慈亦善繪事，善子二哥為其長兄，大千為八弟，聰慧穎悟過人，復得其兄薰陶有致，考察古今，歷遊名勝寫生，所至均有大作，雖匡廬未至，成竹在胸，較之見者，猶高明多矣。嘗去華嶽、黃海，善子帶回照片與我討論，我亦曾隨其昆仲作黃山之遊攝影。大千之求繪事，考察入微，如繪鳥必蓄鳥

以觀其生態，如花卉必培養以觀其萌茁。八德國中，時運千鈞巨石，布置幽雅，古梅修竹，取姿天然，亦猶其兄飼虎成畫，方有氣韻生動，故大千先生之作畫，有本有源。無所不能，皆成能品也。

抗戰期間，大千不畏艱苦遠道跋涉，深入敦煌，發掘古代文明，其時交通困難，此行尤非其他人所能為者，莫高石窟凡三〇九，數度寒暑，

臨摹此精藝完善成功，工作辛勞，堅苦卓絕，誰孰能之，畢竟汗牛而歸，成此巨業。

民國十九年第一次全國美展後，日本太平洋畫會來我國舉行畫展，在上海天主教所建大廈舉行，多用油畫方法，描寫中國故事，如東坡書扇、櫻芋圖等，大千、善子昆仲，乃有携中國古今畫畫至日本展覽之舉，以宣揚中國文化。

許世英先生為建設黃山時，聘余與大千昆仲為黃山建設委員，於是我等發起黃社，以攝影繪事作為宣傳，時值程天放先生使德，我以攝影及大千昆繪山景各數十幅，托帶去德國，天放先生將此等影畫分贈德國顯要，敦睦邦交。

抗戰期間，大千昆仲之作畫，大者丈餘。善子親自贈送國際藝術界作為國民外交。

許其成長必顯神通

大千居住蘇州網師園時，我常到其處攝影，善子亦常來滬訪友，多在上海陶樂春茶館會面，余一日示以先君五十歲時攝影，善子携回蘇州，次日即親自將所作畫像携返，不數日乃又將大千所繪贈我，此幅更較原照神采如真，我在上海所有作品，均已淪失，惟獨先君畫像尚能携出，對此神繪，若有啓示，實為吾家瑰寶也。

抗戰時，我由滬遷至四川嘉陵江溫泉寺避難

，曾與大千昆仲通信，彼等愛動國事，衷心如焚，善子與于斌主教奔走歐美，作宣傳工作，繪虎丈匹巨幅，羣雄怒吼，贈送羅斯福總統，以示中國不弱。美國好事者曾將大千網師園住過小部分以七億美元移造於紐約博物館中，請大千開幕，大千拒而不往，藝術家愛國情操，絕不後人。

大千自大陸淪陷後，常奔走國際，與我常在巴西、巴黎、美國相遇。把晤言歡，屢蒙相助，我先與其兄善子為友，故大千視我如其兄，曾云力所能及，皆所不辭，其待人優厚、平易可親、救人之急、慷慨解囊。嫂夫人徐雯波女士，亦善丹青，世講包羅繪舞臺背景數丈巨幅，綿綿孫女愛若掌上之珠。一日曾將其作畫示余，有畢卡索之筆調，日後長成必顯神通。

余及小兒等每過其可以居、環華菴等居處，深蒙照拂，曾將自己臥室，讓余下榻，情同手足，而有過之。民國五十二年余至巴西八德國，留宿月餘，親睹鑿池運石自作山水實景，又喜服古式衣冠，此皆為大千之創作，又為余集錦攝影題材。生面別開，不思而得，良有以也。

八德國中、五亭湖畔，談笑風生，猶在目前，不期故人忽歸道山，從此永別。嗚呼痛哉！祇願摩耶精舍、梅丘藝園，永留人間，作追思瞻仰之所。

(樂恕人校)